

## 冬日阳光

□ 陈卫中

时节过了立冬,阳光就更加值得珍惜。温度低一点也罢,风稍大一些也罢,只要有充分的阳光,日子就不觉得那么寒冷。

假期午后,没有风,阳光也好,全家总动员去体育公园逛了逛。公园很大,以体育为主题,建有很多体育设施和运动场地。各个场地都有孩子在运动,踢足球、打篮球、打网球,充满了生命的活力。儿子很快找到他的项目,并融入了同龄人的世界里。我和妻子则沿着步道慢慢地散步。

走出步道,来到了一处叫蛟龙潭水吧的湖心岛。小岛不大,岛上只有一幢小木屋,四周皆为水。小岛地势不高,只比水面高出十来厘米。

站在岛上,环顾四周。近湖是一片草地,草地后面生长着一片树木,在草地和林间蜿蜒着一条小道,散落着些树叶。已是冬天,树林的色彩也

丰富了,绿绿的叶子也有,但不是主体,更多是黄色的、红色的,以及介于其间的各种彩色的叶子,也有光秃秃的枝丫。眼前的小岛、湖水、草地、树林,高处的蓝天、白云,构成完全生态的自然,真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,难怪小岛命名为水吧,甚是养人、养心。

栈桥上几张木质长椅,有一对老年夫妻正坐在长椅上沐浴着阳光。老先生手里的收音机正播放着准剧,眼睛眯着,似乎在小憩,头不时地向前啄上一啄,然后又努力地调整好姿态。老夫人手里则拿着一串木制佛珠,一颗颗转动着。阳光一点也不吝惜地落在这对老人的身上,轻轻地、毫无声息地温暖着他们。

经过他们的时候,我们轻手轻脚,生怕破坏了他们的意境。在走过老夫夫妻三十米外,妻子提议休息下,我欣然同意。学着那

对老人,我们全然放松地坐在长椅上,尽情地沐浴着冬日的阳光。不一会儿,身体便晒热了起来,有种不可言状的舒服,脑门上泛出了细细的汗水,困意随着也来了,妻子打了个哈欠,我则努力地控制着不让脑袋啄起来。

此情此景,我不禁想起小时候在农村的生活。也是冬日午后,在避风的墙角下、草垛根,总有些人坐着晒太阳,他们晒着晒着,也会啄着头,想来不禁有些失笑。

休息结束后,我们叫上儿子一起回家。儿子运动完,已被汗水湿透,赶紧给他裹上厚厚的外套。冬日的阳光也醉了他一场,那么青春,那么充满着生机。我想,以后有时间一定会陪着家人来这里享受运动的快感,享受美丽的风景,享受这温暖的阳光。

前天去单位食堂吃饭,发现食堂大姐们正在腌雪里蕻。此情此景,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我家腌雪里蕻的场景。

记忆里,腌菜的过程仿佛透着诗意般的韵律:秋天到了,父亲骑着自行车去大集上将原材料买回来,小院里拉起绳子,碧绿的雪里蕻搭在上面。两天后,秋风吹皱了叶子,也柔软了身姿,软塌塌地吊在那里,洗净大缸,请菜入瓮,奶奶码菜,我撒盐,弟弟跳进大缸里使劲踩,腌菜必须紧实了才好吃。

满满一大缸雪里蕻,放在没有暖气的屋里,现吃现捞,够吃一个冬天的。萧瑟的秋冬里,难忘那捞出一抹碧绿的快感——往往是一打开盖子,最上面是一层冰碴,一股异样的清香忽地飘出来,碧绿变成了深绿,拿起来脆生生的手感,依旧是鲜嫩。

家里常吃的一道菜是雪里蕻炖豆腐。奶奶会提前一天把雪里蕻用清水泡上,去掉多余的咸味后,洗净切成寸段,和豆腐一起炖熟。雪里蕻嚼在嘴里咯吱咯吱响,软糯雪白的豆腐炖成了蜂窝状,吸附了雪里蕻的咸鲜味,咬一口满满的汁水鲜极了,配上一碗米饭,别提多下饭。

还有种做法是把雪里蕻切得细碎一些,放入葱姜小米辣一起炒香,这道清炒雪里蕻,入口甘甜,搭配一碗手擀面,或者稀饭,好吃极了,那味道能让父母一天的辛勤劳作都化作欣欣惬意。

后来,家里的生活条件逐渐变好了,雪里蕻的“搭档”变成了五花肉、黄鱼、鸡蛋。特别是将雪里蕻与黄鱼一起煲汤,煲出来的黄鱼汤,鲜美极了。

过去的日子清苦,腌菜是家乡人度过漫长冬季的吃食,而今再吃却都是为了“寻味”。大棚蔬菜改变了我们的生活,买卖双方似乎都忘了蔬菜也是有季节性的,在万物凋敝的季节,可以吃到想吃的任何蔬菜,很是方便,但我还是想念那道普通的雪里蕻炖豆腐。如今,在每一年的秋季,我也会腌一些雪里蕻出来,既是感谢季节的馈赠,也是为了心中的那份情怀。

因工作调动等原因,我曾经多次搬家,每一次搬家都会因旧物的取舍而对心灵进行一次、一遍遍的拷问。究其根源,是因内心深处有一种对老物件的眷恋。

我家中的每一个老物件,都镌刻着我的光阴、我的经历和我的记忆。比如学生时代买的第一本《小学生作文选》,第一本《新华字典》,获得的第一张“三好学生”奖状;比如参加工作后得到的第一个“先进工作者”证书,第一座“十佳记者”奖杯,第一张发表文章的样报,和父亲的第一张合影照片,陪母亲回到阔别70年的老家去带回的一袋黄土,抗洪抢险时穿的一双绿胶鞋,初恋时互赠的一本彩皮日记……

俗话说:旧的不去,新的不来。我们总不能生活在过去中,总不能穿着铠甲去公司上班,否则还谈什么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呢?这些道理我都懂,但每次搬家时,当我抚摸着一件件一桩桩旧物时,内心深处依然会翻江倒海,仿佛每件旧物上都沾附着我的汗水、我的眼泪、我的欢笑、我的烦恼和我的憧憬。那些日夜陪伴我的搪瓷杯子、旧书柜等,似乎与我都有了某种亲情般的关联……

我家有一台传了三代人的老式收音机——南京无线电厂1958年生产的“熊猫”牌601-3G电子管收音机。50多年来,它一直以清晰而洪亮的声音播报着新生活,陪伴我家三代人走过了风风雨雨。1959年秋,爷爷将喂了一整年的两头肥猪卖给了采购站,从供销社里抱回了全村第一台收音机。一年四季,全家人和乡亲们会围在收音机旁边,听早上的“新闻联播”,听晚上的“小喇叭”……几次搬家,我都没有舍得丢弃这台收音机。事实上,现在它的作用不是很大了,手机和电视的普及,收音机已很少被需要。但这台收音机承载着我们全家三代人的记忆,记载着我美好的童年和少年时光,所以我一直将它带在身边。

其实我也明白,有一些老物件确实失去了它的现实功用。但是我觉得它们依旧是我生命过往的一种容器——把我的过往光阴和尘封的记忆都装在了里面,使我的回忆有一个落脚之地,使我的乡愁有了一个栖息的载体。正因如此,我每次搬到新家时,都会尽可能地在新家中为旧物辟一方安置的新天地。虽然有些旧物常年也不会去触碰一下,但我一旦走近这些旧物,与它们对视时,那往昔的美好时光和片段便会倏地浮现在脑海里!那些旧物上所依附的旧日情节与温度,会瞬间温暖我的心灵!有了旧物的陪伴,我的生命似乎也更厚重了一些,人也活得更温情了一些。

人生有念,岁月极美!

## 『补丁』精神永不丢

□ 汪志

此前,女儿给我网购了几双羊绒厚袜子,质量很好,已经穿了整整三个冬天了。今年刚入冬,我又穿上了那双旧袜子,其中一只袜子的脚后跟磨出了一个小小窟窿。女儿看到后,说:“不是还有新的吗,这双破的就扔了吧。”边说边将旧袜子扔到旁边的垃圾桶内。我急忙捡了回来:“这双羊绒袜子只是烂了一个小洞,还好好好的呢,扔掉多可惜,叫你妈用缝纫机给补上就行,千万不要浪费呀。”妻子没用几分钟就将袜子后跟上的小洞补上了,穿在脚上,没有一点打了补丁的感觉。此刻,我又想起了儿时的补丁衣服。

我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。当时乡村的物质比较匮乏,再加上家里孩子多,穿旧衣服或是穿打补丁的衣服,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记得那时候家乡有句俗语:“新老大,旧老二,补补丁丁是老三。”我在弟兄中排行老三,穿的都是补丁衣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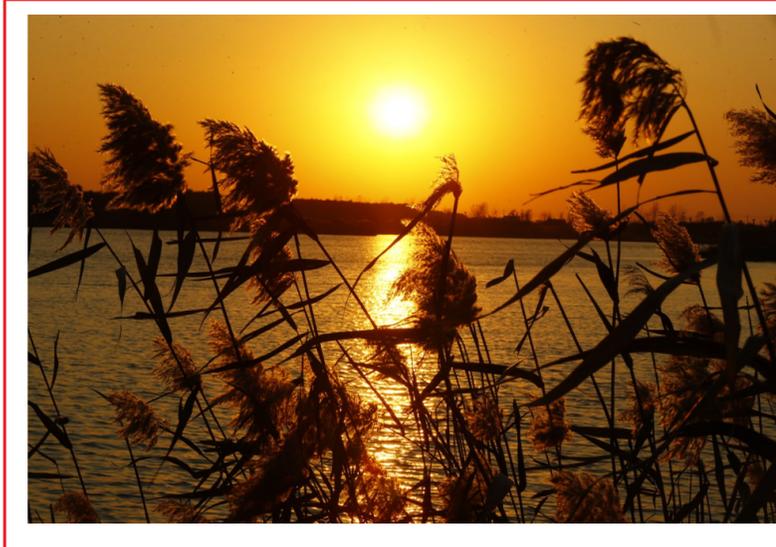
那个年代流行一种叫“的确良”的布料,我很喜欢。但我只能穿哥哥们穿不了的旧破“的确良”衣服。后来,跟父母再三要求,我终于穿上了一套崭新衣服,清晰地记得那是一件“的确良”的白衬衫和一条“的确良”的蓝裤子,当时别提多高兴了。

母亲是个非常勤俭的人,每次补衣服时,都会用同一种颜色的布料打补丁,且针线活细腻,让人感觉不出衣服上打了补丁。等补丁衣服实在不能穿时,母亲就将衣服洗净、晒干,剪成鞋样子,给我们做布鞋、缝鞋垫,一点都不浪费。

虽然经常穿补丁衣服,但从来不会觉得难为情,因为生活在那个缺衣少穿的年代,穿补丁衣服的人家太多了。补丁衣服伴我度过了童年、少年,直至参加工作后,我仍常穿补丁衣服。袜子、线衣、线裤如果破了,我也会拿针线回来自己缝补。

成家后,我积攒了一笔钱,买了一台缝纫机。若内衣、袜子等衣物破了,妻子都会进行缝补,一点也不影响继续穿着。

现如今生活条件好了,穿补丁衣服的人越来越少了。但不论我们这个时代如何发展,家庭条件如何富有,勤俭节约的“补丁”精神是永远不能丢的。



美丽尚湖

王监书摄

## 文化养老

□ 刘明礼

前几日到去看望一位前辈,他正戴着老花镜在看报。只见他家茶几上,摆着好几份报刊,阳台上的旧报旧刊更是摆成了小山。见状,我随口打趣道:“您还挺爱学习啊!”老爷子哈哈笑着对我说:“都是孩子们给订的,难得他们一片孝心。”

年近九旬的老爷子是位离休干部,多年养成了读书看报的好习惯。他膝下五个子女,个个孝顺,孙辈也都成家立业了,四世同堂,正是乐享天年的时候。老爷子告诉我,以前过年过节孩子们来,都是带一些吃的穿的喝的用的,吃不清用不完,倒成了负担。大前年,他大儿子提议,每个孩子给老人订份报刊,来看老爷子时不必带很多其它东西。如此,正对老爷子的心思,也得到孩子们的一致响应。于是,老人拥有了10多份报刊,没事的时候看看报纸,翻翻杂志,既丰富了精神世界,又打发无聊的时间。

我不禁要为老人子女们的做法点个大大的赞。如今大多数老人,都有充足的生活保障,他们不缺吃不缺穿不缺钱花,缺少的

只是子女的陪伴,需要填补的是精神空缺。给老人订份报刊,让他们足不出户便能广闻天下之事,得到健康良方,学会乐活之道,怡情怡性,益脑益心,宜生宜寿,亦趣亦乐,既当精神食粮,又能排遣孤独寂寞,岂不是两全其美?

如今,绝大多数老人的物质生活日益丰富,转而对精神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。文化养老,作为一种能体现传统文化与当代人文关怀的养老方式,越来越为大家所重视。给老人订份报刊,不仅彰显了作为子女的孝心,还顺应了文化养老的潮流,满足了老人精神层面的需要。

现在受电子媒介的冲击,虽说纸媒萎缩,但对许多老年人来说,电子产品玩不熟,看时间长了眼睛也受不了,他们更愿意接受传统的纸质阅读方式。有了报刊的陪伴,老人的精神不空虚,思想不落伍,生活不寂寞,身体会更好!

身为晚辈,给老人订份报刊,不失为一种孝敬。

## 母亲的丝瓜瓢

□ 卢兆盛

初冬时节回老家,在屋后菜园的篱笆上,看见已经枯萎的丝瓜藤上还吊着好几根拳头般大小的褐色的老丝瓜。我正要伸手去摘,母亲说,这几根大小,不要摘了,你要的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,在楼上晾着呢。

我走上楼,果然,只见屋檐下悬挂着一排白中透黄的丝瓜瓢。一数,有20多根,每根都有小碗那么粗,一尺多长,整齐极了。

我知道,这些丝瓜瓢是母亲从老丝瓜中精挑细选出来的。每年秋天,母亲都会做这件事——采摘下那些预备留作种子的老丝瓜,剥皮后,拍打出丝瓜籽儿,再把瓢晾在楼上屋檐下,分送给在外地的几个儿女。

老家一带,家家户户洗碗刷锅用的都是丝瓜瓢。每年清明前后,正是种瓜点豆的最佳时节,乡亲们抢时间播种、围篱、打棚,忙得团团转。立夏后不久,房前屋后的瓜棚豆架就爬满了生机勃勃的青藤绿叶。在老家种类丰富的瓜菜

中,种得最多的除了南瓜、冬瓜外,就算丝瓜了。而最壮硕、最饱满的丝瓜往往是舍不得吃的,都会留下来做种子,丝瓜瓢自然也有了自己特殊的用武之地。

小时候,经常帮大人做家务,洗碗刷锅也是常事,丝瓜瓢就是最好的帮手。虽然没有洗洁精之类的洗涤剂,但靠着一截或一根丝瓜瓢,也可以轻松地把餐具洗刷得干干净净。

后来在城里成家了,洗碗刷锅的清洁用品多得五花八门,什么钢丝抹布、海绵抹布、一次性抹布等等,但用来用去还是觉得没有丝瓜瓢好。来自乡间纯天然丝瓜瓢,柔韧而富有弹性,除油污本领超强,既吸水又干爽,实惠而耐用,一根一尺多长的丝瓜瓢可以分成两三截,用上个把两个月。

看着眼前这一根根在冬阳下闪耀着金色稻草一般光泽的丝瓜瓢,我嗅到了久违了的泥土的芬芳,更感受到了母爱的浓厚和亲情的温暖……

## 寻味雪里蕻

□ 夏学军

## 老物件

□ 钱国宏

